

我们从生命的角度去分析一个人的文字，是理解美文最重要的途径。它记录生命，从生命出发，又回到生命，是生命的自语和对话。如果从这些诗文中读出一个生命的内质，其余一切都好理解了，修辞研究等等也就简单多了。

“文章千古事”，即因为文章是了不起的生命之痕，是生命的指纹。这指纹在人间没有完全相同的。

李白和杜甫是“书生”吗？当然是。有一句诗流传很广，叫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——说的是一人被大量的书面知识所困，一辈子也就没有大的作为了。这其中有说得对的部分，即严格来讲，苦读是伤气的，而这个

书生之用处

张炜

“气”不是一般的“气”，是维系着人的心智体魄各个方面的。显而易见，一旦伤了这个“气”，也就失去了生命的冲决力，无胆无魄，什么大事都做不成——或许心里明白怎么做，但行动力毕竟差了一些。

可是李白和杜甫的行动力却一点都不差，他们上京

下府，在社会层面上看也十分活跃，而且活动半径很大。勇于接触一些很难接触的人，这是看一个人行动力如何的重要指标。

看来当年的书面知识并没有伤害李杜二人的

“气”。

至于“书生”本身，那倒是一个基本条件，是做大事情的前提。身为“书生”而没有伤“气”，可能才是最重要的。相反的话，如果一个人不是“书生”，做任何大事生都要先打几个折扣。首先要

是“书生”，其他可以另说。大政治家、大商人、大慈善家学问家，一般都是“书生”所为。连一个“书生”都不是，还能指望他什么？大格局大境界往往是谈不上的。严格地讲，单就从政而言，在现代社会，在正常



破晓时分

赵玉龙

晨起，来到北面阳台改建的书房，往窗外望去。已经是破晓时分。只见窗外

远处已经可以看清后山的山峦曲线和天际的分界。沿山而上的那一排排房屋的轮廓也渐渐显现。只有几户人家点着橘



红色的灯光。整个大地似乎还沉浸在睡眠之中。

只有早起的鸟儿已经开始啼鸣，几只鸟之间的啼鸣似乎有一种呼应，好似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问候。我站立在窗

一篇年轻人写的

关于契夫萧安的游记，居然让我有想去那里的冲动。2016年9月我终于来到这个摩洛哥东部的北非城市。

契夫萧安位于丽芙山区，有“摩洛哥天空之城”之称。我们入住帕拉托阿酒店。因为山城尽是凹凸不平的小路，旅游大巴无法前行，大件行李只能由酒店派小车到停车场来接。旅客自己携带小件背包，步行去这家四星级酒店。弯曲的巷道，蓝白交替的墙体，让大家一下大客车就觉如坠梦境，恍然觉得像是天上打翻了蓝色颜料，整座山城如同童话世界。

办完入住手续，我和殷慧芬就在旧城区行走，像两条鱼在蓝色的水中遨游。

据说15世纪时，这里只是一座堡垒，与西班牙相隔一个直布罗陀海峡。1471年，有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从西班牙逃亡，在此落脚。他们的生活习俗、语言等都深受西班牙影响，逃亡者的阴影也始终抹不去。

蓝色，犹太教中天空、大海、神圣的象征。上世纪30年代，犹太教徒把契夫萧安所有建筑物的外墙抹成蓝色。有说因为蓝色可以驱蚊，让人觉得凉快。而我更觉得这种肆意狂放的涂抹，是为了倾诉和宣泄历史留给他们

狂放的蓝色

楼耀福

的悲哀和忧伤。

1948年，以色列建国后，居住在契夫萧安的大部分犹太教徒离开了山城。但他们创造的蓝与白却永远留在那里。

与我到过的地中海边另一个蓝白小镇、突尼斯的西迪博赛德相比，那里的蓝与白比较有规则，通常是白色的墙体，蓝色的门窗。蓝色在那里似乎只是白色的点缀，干净、安宁，守着一本本分。而契夫萧安的蓝色，则更张扬更随心所欲更肆无忌惮。它没有规律，不局限

于门窗，不只是白色建筑物的点缀。居民们想怎么蓝就怎么蓝。不只是墙体，连屋顶、门窗、楼梯、过道、弄堂，甚至一个小小的供水点，都是深浅不一的蓝色。变幻无穷，汹涌澎湃，置身其中，犹如被偌大的蓝色布篷所包裹，被无边的蓝色海洋所淹没。

在城里散步，邂逅3位来自深圳的年轻姑娘，她们自助游在契夫萧安要住3天。那些巷子她们不知走了多少遍，语言的毫无障碍使她们和当地居民可以随意交流。我真羡慕今天的年轻人，我对她们说：“你们的自由，就像这里的蓝色可以随性而奔放。”而我们，语言的束缚、必须遵守的旅行团的纪律，不得不循规蹈矩，不得不违背内心的愿望，不得不明天早晨就离开这个童话般的山城。

因为停留时间的短暂，整个下午我们对这座诗意山城的游览更是贪婪。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，似乎在半梦半醒之间游荡。蓝色的大门、蓝色的墙壁、蓝色的台阶、蓝色的内饰……铺天盖地，

在逶迤的蓝色巷弄里感受一种惘然和迷失。

间或相遇的老人、妇女和小孩，大多是怯怯的一眼，然后低着头与你默默擦肩而过，像始终在防备着什么。这又让我想起同是蓝白小镇的西迪博赛德，那里的人们似乎更开放，更热情。撞见一支迎亲的队伍，且歌且舞，她们会让殷慧芬参与其中，一起欢庆；邂逅一个漂亮的当地美女，与她合影，她竟调皮地与我互换帽子，跷着脚把她的草帽戴在我头上。

契夫萧安的男女老少却不这样，更多的是沉默、略带忧郁。我想这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的祖辈从西班牙逃亡而来，留下了几辈子抹不去的历史遗

因。不远处有薄荷茶的清香飘来，从蓝色小巷远望对面的山脉，我不知道此生还会不会再来这个小镇？我只希望这里的子民，有一天真正走出郁悒的阴影，希望他们的欢乐和奔放不仅仅展示在肆意涂抹的蓝色上，而体现在他们生活的每时每刻，渗透在他们内心深处，让美与善的人性像这里的蓝色，充分释放。



的人文社会里面，不是“书生”，就很难做“治”的工作。

在古往今来的各种“吏”当中，“书生”往往是清廉的。清廉办好，“书生”最容易做到，但有为就必须有勇气了。这里又说到了“气”。被书伤了“气”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。有人会说“书生”好像什么都懂，但政治上大半是幼稚的。所有关于“书生”的议论都是嘲笑这一类人，嘲笑他们从政的简单和低能。其实这可能是误识。

“书生”的清明细腻决定了其洞悉力和把握力的强大，但唯一一条：一旦被书伤了“气”，作为也就没有了，因为行动力没有了。

总的来看，即便是一个冲动的艺术家，比如李白这种人，也比那些玩弄权术者在政治上更成熟可靠。安顿民众的生活必须是超越个人利益的，需要达观和理性、没有私心。

李杜既然没有被书伤了“气”，而且仍然那么热衷于政治，为什么最终却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？

答案也许是清晰的，即因为他们的这种“气”仍然过多地注入到了纯粹的政治本身，而没有专注于“人事机心”。这正是他们最可爱的方面。

可见“书生”之好，就是他们的人文关怀力。如果一个书生读书即为做了做官，满脑子都是功利心，那就真的是“百无一用”了。

医院收费处，队伍排得很长，在我前面的是位五六十岁模样的女士，身上斜挎着一只大包，右手捏着一叠单子，左手却横举着，像是刚刚采过血。她东张西望，突然对着排在这支队伍后面的一位女士招呼起来。听对话，两人好像是邻居。

噢，依仍是刚刚出院么，哪能又来了？

哎哟，昨天我又差点死过去……

哪能搞的，支架不是装好了么？

唉，吃蟹吃出来的，昨天人家送来廿只大闸蟹，老头子只许我吃一只尝尝味道，说医生关照过的，我这种毛病要忌膏脂厚味，我最喜欢吃蟹黄蟹膏了，吃一只哪能肯？

那你吃了几只？

讲出来你不相信，我

1978年夏天，我接到《上海文学》的编辑、工人作家费礼文兄的约稿信。那时我已接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、《人民文学》和《作品》的信了，上海文学是第四个。这些约稿信标志着大形势与个人命运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费礼文发了我的短篇小说《光明》与《悠悠寸草心》，后者获得了1979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，国外也有译介。

1980年我给《上海文学》写了《海的梦》，说是执行副主编李子云读了此稿流出了眼泪。我是直到1979年文代会上才第一次与子云同志见了面的，此前，她以《上海文学》评论员名义撰写的关于质疑“文艺为政治服务”的提法的文章已经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动静。那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。

后来我给这家刊物写小说，也写评论。有一篇评论还得了《上海文学》奖。1984年为领这个奖，更是为了助兴，尤其是由于子云同志力嘱，我访问前苏联刚结束，立即赶到了上海，从上海又立即赶赴宁波，参加刊物组织的活动。在宁波当晚，睡到子夜二时，连忙上吉普车，赶到上海，应邀给《文学报》组织的一个报告会作文

学讲座。昏头昏脑，语无伦次，给某些听众留下了恶劣印象，说王蒙说话的特点是不知所云。我的这一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不良记录，算是我为了对《上海文学》和李子云的友谊付出的一个代价吧。当然，这样巧言也不足以挽回任何恶劣影响。

后来是周介人同志主持刊物工作，我最感动于他辛辛苦苦为每期刊物写的卷首语，他的各篇卷首语都是以“亲爱的读者”开始的。这期间我在刊物上发表过小说《济南》和《棋乡逸闻》，后者还得了奖。我也在刊物上发表过有争议的评论文字《沪上思绪录》，得罪了！

《上海文学》我还有一位责任编辑（我的习惯用语是还有一位领导是姚育明同志，我很喜欢她的散文，为之写过序）。我觉得抱歉的是近年短东西写得少了，与刊物显得比过去生疏了，心里当然彼此不会忘记。

我祝《上海文学》六十五岁大寿快乐。

十日谈

文学的香火

责编：殷健灵

文与缘是相连接的，明刊《我与上海文苑的情缘》。



盐城吕内堡（布面丙烯）林仲洋

吃起来就刹不牢，一下子吃了五只，啥人晓得到了夜里，手脚开始发麻，头也晕了起来，吃了点药总算熬过来了。早上我说要到

管不牢嘴巴，有的苦头吃了。

突然感觉这位邻居也是奇葩一枚，此话为啥当面不说，刚才竟还顺着那

照，照样收获赞声一片。有些错字屡现，文理也不通的所谓美文，因为是熟人所发，也照样送上掌声。

不少境况下，真心实话的劝导和纠错，往往遭遇一鼻子灰讨人嫌招人恨，虚情假意言不由衷的奉承话，却收获了对方的欢迎与好感。讲真话如此冒险，谁还愿意多讲呢？不需要付出成本的花言巧语漂亮话，能讨人欢心，也会让人觉得又何乐不为呢？由此想来，那位也属“奇葩”的邻居，是否也曾遭遇过因讲老实话撞南墙而后变得乖巧了？然而，中国历史上“扁鹊治病”的故事能代代相传流传至今，总有它警示世人的积极意义吧。

前天傍晚散步时，迎面过来一个小学生，胖乎乎的脸上留着一块刚刚吃过东西后留下来的污渍。我招呼他：小帅哥，脸上弄脏了知道吗？他抬手往脸上抹了一下，我取出一张纸巾递给他。他擦拭后向我弯腰一鞠躬，道了声谢谢，又挥挥手补了一句：再见！蹦蹦跳跳往前走了。这时不远处有位背着书包像是孩子奶奶或外婆模样的妇人，加快脚步赶了上来，警觉的目光朝我瞟了两眼。随即听到她厉声质询孩子的声音：关照过你不要随便和不认得的人讲话，刚才你和陌生人讲了点什么？

这一老一少，亦令人感慨。

“奇葩”目睹记

徐慧芬

医院里来，老头面孔铁青不睬我，我就自己赶过来挂专家门诊……

说到这儿，这位拼死吃大闸蟹的奇葩女士竟嘻嘻笑了起来。周围听的人也笑了起来，只听那位邻居呼应说，现在正是吃大闸蟹的辰光，吃一只确实不过瘾，昨天我买了十只，我那小孙子也一下子吃了两只半……

目送这位“奇葩”付完账离开后，听到那位邻居自说自话又叨了两句：

位“奇葩”的话头呢？

想起我居住的小区里，有位七旬大妈，衣裳常常翻花样，白发染得墨黑。大家夸她年轻，她听得眉开眼笑，头发染得更勤了。有位阿姨有一回忍不住劝她头发少染染，告诉她染发剂里的苯吸收多了容易得病。她听后竟气呼呼地对那位劝导者说，怕点啥？不染头发的人照样生癌！

微信朋友圈里，一些拍得毫无美感的景物照，不讲构图无章法的人物

冬笋

乔兆军

排骨焯水后放入锅内煸炒，其间，放入酱油、葱、姜、料酒，加清水大火烧开，最后将笋块放入锅内，开文火慢慢煨炖即可。炖好后的冬笋吸附了大量的油脂，鲜嫩脆爽，排骨则厚而不腻，香味沁人心脾。

在严冬时节，热腾腾地吃上一碗，顿觉暖意融融。

冬笋的食法很多，烹调时可荤可素，可汤可菜，无不佳妙。笋片与腊肉同炒，清淡与咸腊相融，两相和美，饶有风味；切丁用来炒咸菜，吃起来清香满口；还可以单独成

菜，如油焖冬笋，颜色特别诱人，让人胃口大增……

母亲把吃不完的冬笋用水煮了，切成片儿，晒成小笋干，或腌成酸笋，每逢客人到来，将干笋发开，笋片炒韭菜、笋片炒肉丝，或是酸笋蒸鱼头、酸笋炒大肠，无不风味独特。一碟冬笋上桌，满屋飘香，就着笋儿下酒，回味悠长。

冬笋的柔嫩爽口，也迷倒过历代文人。杜甫称赞冬笋：“远传冬笋味，更觉彩衣浓”；苏东坡说：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”；美食家李渔也喜欢吃冬笋，他说：“素宜白水，荤用肥猪。”意思是用白水煮熟，略加点酱油即可，千万不能让其他食材抢去了冬笋的鲜味。

